

從 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結果分析探討香港閱讀教育之改進及對台灣的啟示

林吟霞*

本文首先根據 PIRLS 2001、PIRLS 2006 國際報告書之統計資料，以及我國 **PIRLS 2006** 報告書中香港與台灣之結果比較，分析香港學生在兩次閱讀素養測驗的進步情形，以及與台灣之差異。接著以相關文獻為依據**，探討香港教育各界在 PIRLS 2001 閱讀測驗結果公布後，各界所展開的閱讀素養教育活動與變革。最後於結論中提出建議，以供國內改善閱讀素養教育之參考。

*林吟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感謝陳琪媛小姐協助資料蒐集。

壹、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以下本文以 PIRLS 稱之)由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簡稱 IEA) 進行的國際性閱讀理解素養之調查研究，是一項長期的、跨國的、大型的研究。這項計畫首度於 2001 年展開第一次調查。之後每五年一次進行一次四年級學生的閱讀成就進行國際化的評量，以呈現各國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以及參與國的學生表現趨勢。PIRLS 參與國家和地區遍佈於全球各地，其中共計有 35 個國家與地區參與 PIRLS 2001 的檢測，至 PIRLS 2006 則增加為 45 個參與國家與地區。而臺灣已於 2004 年加入此項國際性研究，2005 年進行預試，並於 2006 年正式參與 PIRLS 第二輪檢測。臺灣全島共計有 150 所學校參與 PIRLS 2006 之檢測，其中參與研究之校長與教師共計 151 人，而受試之國小四年級學生共計 4589 人。

PIRLS 2006 閱讀素養之內涵包括：學生能夠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學生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意義、學生能從閱讀中學習、學生能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學生能從閱讀中獲得樂趣等五大類別 (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好、游雅婷，2008)。透過解釋不同國家教育政策、學校與家庭環境、以及教師教學等背景之間的差異，提供參與國和地區調整其閱讀教學和政策的參考，以期協助改善全球的閱讀教學和學習成效。

臺灣於 2006 年首度參與 PIRLS 閱讀素養測驗，學生成績表現排名為 45 個參與國和地區中第 22 名，表現並不理想。根據 PIRLS 2006 國際報告，在參與前後兩次國際測驗之所有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學生成就的變化趨勢為參與國中進步最多的地區之一，從 PIRLS 2001 到 PIRLS 2006，香港學生在各項的表現均有顯著的進步，成績表現由 2001 年第十四名躍升至 2006 年 45 個參與國中第二名 (Mullis, Martin, Kennedy & Foy, 2007)。在所有 PIRLS 檢測的參與國和地區中，香港與台灣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環境，因此，若能針對香港在參與 PIRLS 2001 之後所做的努力與改變進行瞭解與探究，對於我國未來在閱讀教學政策避有所助益 (林吟霞、葉韋伶，2009)。因此本文首先根據 PIRLS 2001、PIRLS 2006 國際報告書之統計資料，指出香港在兩次測驗的進步情形，並根據我國 PIRLS 2006 報告書中有關台灣與香港兩地閱讀測驗結果之比較，說明影響兩地學生閱讀成就表現之因素差異。接著以相關文獻為依據，探討香港教育各界在 PIRLS 2001 閱讀測驗結果公布後，各界所展開的閱讀素養教育活動與變革。最後

於結論中提出建議，以供國內改善閱讀素養教育之參考。

貳、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香港學生閱讀素養表現

一、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香港學生閱讀素養比較

2006 年共計有 45 個國家和地區參與 PIRLS 之研究，全體學生之閱讀平均成績為 500 分。香港學生之閱讀成績僅次於俄羅斯，總分為 564，居於全球第二。與 PIRLS 2001 閱讀成績相較可知，香港於 PIRLS 2006 的閱讀成績大幅進步了 36 分，國際排名更往前躍進了 12 個名次。

表 1 PIRLS 2001 及 2006 香港之閱讀成績變化

	閱讀成績 / 標準誤		國際排名		平均年齡	
	PIRLS 2006	PIRLS 2001	PIRLS 2006	PIRLS 2001	PIRLS 2006	PIRLS 2001
香港	564/2.4	528/3.1	2	14	10	10.2
國際	500/0.0	500/0.6	--	--	--	10.3

香港學生在直接理解歷程的平均得分為 558 分，標準誤為 2.5，在解釋理解歷程的平均得分為 566 分，標準誤為 2.4；香港學生在「直接理解歷程」的平均得分優於「解釋理解歷程」。與 PIRLS 2001 閱讀成績相較，香港學生於 PIRLS 2006 「直接理解歷程」之成績大幅進步了 40 分，「解釋理解歷程」則進步了 29 分；無論是在「直接理解歷程」或是「解釋理解歷程」的表現，均有大幅度的進步。

表 2 PIRLS 2001 及 2006 香港閱讀理解表現成績變化

	直接理解歷程 / 標準誤		解釋理解歷程 / 標準誤	
	PIRLS 2006	PIRLS 2001	PIRLS 2006	PIRLS 2001
香港	558 / 2.5	518 / 3.1	566 / 2.4	537 / 2.9
國際平均	--	500 / 0.6	--	500 / 0.7

以國際分級指標看 PIRLS 2006 各參與國閱讀成績之統計分析結果可知，2001 年測驗結果香港之表現為第三等及 476-550 分，但 2006 則躍升為第二等及 551-625 分。表 3 指出，PIRLS 2006 所有參與國與地區中，有九個參與國與地區之學生閱讀表現均介於 551-625 分之間，香港即為其中一個地區。

表 3 以國際分級指標看 PIRLS 2001 及 2006 各參與國閱讀成績

	國家數		百分比 (%)	
	PIRLS 2006	PIRLS 2001	PIRLS 2006	PIRLS 2001
400 分以下	4	3	8.89	8.57
401-475 分	4	5	8.89	14.29
476-550 分	28	24	62.22	68.57
551-625 分	9	3	20	8.57
625 分以上	0	0	0	0

比較 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之閱讀成績可知，PIRLS 2006 香港閱讀成績在前兩個等級的百分比為 62%，與 PIRLS 2001 相較增加了 23%；成績位於後兩個等級之百分比為 8%，與 PIRLS 2001 相較減少了 11%。

表 4 PIRLS 2001 及 2006 香港學生於各分級指標人數百分比之比較

	400 以下		401-475		476-550		551-625		625 以上	
	PIRL S									
	2006	2001	2006	2001	2006	2001	2006	2001	2006	2001
香港	1	3	7	16	30	42	47	34	15	5
國際	10	11	16	17	34	34	31	30	9	8

資料來源： “PIRLS 2006 International Report (Exhibit 2.2),” by Ina V.S. Mullis, Michael O. Martin, Ann M. Kennedy, and Pierre Foy, 2007, IEA.

二、影響台灣與香港學生 PIRLS 2006 閱讀成就之學校因素比較

PIRLS 2006 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家庭環境優於香港。在影響學生閱讀成就因素分析中發現，在家庭因素方面，臺灣學生之家庭「家中書籍」、「家中兒童書籍」、「父親教育程度」顯著優於香港。而根據「學前親子閱讀活動」與「家庭閱讀活動」之調查數據，臺

灣家長與學生進行較多「學前親子閱讀活動」。且台灣父母自發性的閱讀態度或工具導向閱讀態度均高於香港家長。

然而，相同家庭經濟背景的學校相較之下，臺灣學生之閱讀成績低於香港學生之表現，且即便是家庭環境最差的學校，香港學生的閱讀表現仍優於家庭環境最佳的臺灣學校學生表現。學生閱讀能力自我評估方面，與台灣相較，香港學生對於「閱讀對我來說十分容易」、「當我自己閱讀時我能明白大部分內容」這兩項之「自我效能評估」所持態度較為肯定，對自我閱讀較有信心。

因此，若從影響學生成就因素方面來看，無論是提供給學生的閱讀環境或是圖書資源，臺灣家長均較香港家長為多，亦即家庭資源方面，台灣家庭比香港家庭提供孩子更多閱讀相關資源。柯華葳等人（2008）指出，臺灣學生表現不如香港學生之原因並非家庭的因素，台灣學生家庭較香港家庭提供學生較多的書籍，進行較多的「學前親子閱讀活動」，而在「家庭閱讀活動」方面，香港與台灣也沒有差異。家庭因素無法解釋臺灣學生表現為什麼較香港學生差，那麼很可能是源於其他因素。職是之故，進一步瞭解另一個與學生成就有關的重要因素—學校因素，包含學校教育政策、教學資源，以及教師教學方法，則益形重要。以下根據我國 PIRLS 2006 報告書中有關台灣與香港兩地閱讀測驗結果之比較，說明影響學生閱讀成就表現之學校因素兩地差異（柯華葳等，2008）：

（一）學校閱讀課程與目標

根據學校校長填寫問卷結果顯示，香港學校比台灣學校更看重閱讀、寫作、說話／聆聽這些與閱讀有關的課程。且香港校長更看重資源短缺與教學的關係，認為缺少「合格教師」、「閱讀教學資格的教師」、「第二語言教室」、「教材」、「耗材」、「校舍和操場」、「空調和照明設備」、「教學空間」、「殘障設施」、「電腦」、「電腦軟體」、「維護電腦的職員」、「圖書館藏書」、「視聽資源」等資源會對教學產生影響。

（二）親師活動

香港提供家長較多與學生學習相關之訊息，如「親師座談」、「發信件」、「發書面學生進度報告」、「邀請家長參與學校活動」，臺灣則提供較多終身教育或其他教育之活動，如「為家長提供成人識字班」、「專為不是說國語成人開設的識字班」、「親職教育班」、「保健或社會服務」等的社區服務。

(三) 教學方法

與香港比較，臺灣教師多以「全班活動」進行閱讀教學，且香港老師則相對較注意學生的能力，而臺灣教師在「要求學生各自完成指定的計畫」以及「要求學生各自完成自選的目標」方面較香港教師為多。

(四) 閱讀資源

除課本之外，臺灣教師較常使用「兒童的報紙或雜誌」、「兒童讀物」、「其他科目的教材」以及「學生的寫作」為教材。應用與閱讀有關的電腦材料與資源方面，則香港教師較多，且較常使用「閱讀教學的電腦軟體」以及「網路上的閱讀材料」。

(五) 不同閱讀活動頻率

整體而言，香港教師比臺灣教師使用更多不同的閱讀活動，臺灣教師之閱讀教學活動較為單一。香港較臺灣教師進行較多的朗讀如「向學生大聲朗讀」、「要求學生向全班大聲朗讀」等活動。此外，在「要求學生自行默讀」此項活動呼應著學生回答「我自己安靜的閱讀／默讀」、「我閱讀自己選擇的書本」這兩項課堂閱讀活動統計結果顯示，獨立閱讀是香港教師的教學重點。獨立閱讀是臺灣高分組學生會有的活動，但整體而言，是臺灣學生較缺乏獨立閱讀活動。另一方面，臺灣教師亦比香港教師更少運用「教導學生讀字詞的策略」、「有系統的教導學生新詞」、「學生閱讀時，幫助他們瞭解文中新字詞」繩與新字詞有關之教學策略。

(六) 閱讀理解策略

有關閱讀策略之運用，根據統計顯示，臺灣老師每天使用提升閱讀理解策略較少，較多是一星期或是一個月使用一兩次。而香港教師較多會「解釋所閱讀的材料，並提出理由支持他們的理解」以及「就他們閱讀的材料預測文中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七) 課堂中運用電腦進行活動

根據教師閱讀課程中電腦運用的頻率來看，臺灣教學現場主要是運用電腦於「用電子郵件或聊天室討論」以及「寫故事或文章」，而香港教師則是「利用電腦閱讀故事或文章」以及「利用教學軟體提昇閱讀技巧和策略」，顯示臺灣教師較少電腦當作提昇閱讀能力的資源，而香港教師則會將電腦與閱讀活動進行結合。

(八) 教師專業訓練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香港教師比臺灣教師受過更多的「閱讀教學有關的教學法」以及「閱

讀理論」專業訓練。

參、香港閱讀教育政策之改革

以 PIRLS 2006 閱讀總分而論，香港學生之閱讀成就卻明顯優於臺灣。在閱讀理解表現方面，香港學生在「解釋理解歷程」的閱讀得分優於「直接理解歷程」，而臺灣學生則是「直接理解歷程」的表現優於「解釋理解歷程」，且無論是「直接理解歷程」與「解釋理解歷程」表現，皆低於香港。根據 PIRLS 2006 分級指標，臺灣學生的閱讀成績與香港、有等級上的差異，臺灣學生為第三等級，香港則為第二等級。因此根據 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兩次測驗結果可見，臺灣學生 PIRLS 2006 之表現遠低於 PIRLS 2006 香港學生表現，而較接近於香港學生 PIRLS 2001 年表現。

香港在 2001 年、2006 年兩次評比中大幅進步，經過四年努力躍進到國際第二，而台灣推廣閱讀 10 年卻僅排名 22，香港之閱讀政策確實有成功之效。以下提出香港近年來閱讀政策之變革，以作為台灣思考下一步閱讀教育的方向：

一、重視閱讀教育

香港於 2001 年參與 PIRLS 閱讀素養國際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國小四年級學生之閱讀素養在國際上僅為中等，香港積極反省其閱讀教育問題，並由謝錫金教授組織的 PIRLS 研究團隊召開「國際及香港區成績」記者招待會，將其他國家如何推動閱讀，以及香港存有的問題，透過媒體呈現給社會大眾，因而引起各界對香港閱讀教育的重視，以及對學生閱讀素養的關注（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當時所進行的系列報，導震撼香港社會各界。透過民間與立法院相關人士的努力，使香港政府開始正視閱讀教育的重要性，借教育改革與相關配套措施推動閱讀教育，除了向中央政府說明閱讀教育之重要，研究團隊積極向教育局各分區約 50 個教育辦事處，以及教育局的重要部門，例如課程部、圖書館部等，說明 PIRLS 研究結果（同上）。當時相關教育單位，由高層至基層，皆瞭解到閱讀教育之重要，以及香港教育所遭遇之困境，此每個單位積極落實閱讀政策，提升了政策制定的正確性以及執行的成效。

此外，香港的閱讀閱讀教育省思亦深入推學童生活的社區與家長，使閱讀教育並非停留在學校與教師身上，將成為全民運動，共同打造一個書香社會。實際的政策與作為包含：教育局將 PIRLS 研究結果編排成冊，發送給學校、家長，內容介紹閱讀目的、不同層次的能力

與閱讀過程，以及各種幫助學童發展閱讀習慣、閱讀態度之方法；教育局針對教導孩子在家閱讀，提供家長《愉快閱讀一家長教育培訓便覽》的小書，讓家長幫助孩子發展及提升閱讀能力；PIRLS 研究團隊以家長為對象舉辦多場講座，希望透過家長選校的權利，促使學校改變；PIRLS 研究團隊也與家長簽定合約，希望家長共同改變家庭的閱讀環境和文化；在此期間也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如台灣，投入兩萬名閱讀媽媽聯繫學校與家庭（同上）。

二、進行教育改革計畫

香港教育改革之成功在於清楚的目標與有效能的執行（李雪莉，2007）。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在 2000 年宣布實施為期 10 年的教育改革計畫，核心目標為「學會學習」，並在課程發展會議立下前五年的中短期目標，分別為從閱讀中學習、德育與公民教育、資訊科技與 IT 的能力、專題研習的能力；過去香港教育改革強調「從閱讀中學習」（Read to Learn），對於「學會閱讀」（Learn to Read）並不重視；此外，以前的語文教育重視中國文學、文化，閱讀非重要項目，現在則將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納入主要學習目標，「從閱讀中學習」為四大教育改革關鍵項目之首（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三、投入更多教育經費

香港政府 1997 年撥款 50 億港幣（相當 200 億台幣）設立「優質教育基金」，鼓勵學校申請補助進行課程改革計畫，補助可用於設計中文與閱讀課程，推行跨學科閱讀教學、改善圖書館設備、增加藏書量與圖書種類、成立學生線上閱讀網站「書唔兜」（Book Works）、提供學校聘請課程發展主任、舉辦家長講座、推行「廣泛閱讀計畫」，更積極的意義在於增加教師的自主權，讓教師沒有後顧之憂地推行不同的課程與閱讀教學改革（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四、廣納社會資源

2000 年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成立「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其成立目的為推動香港資訊科技的教育發展，成為全港各學校與科技資訊的入口網站；2002 年香港教育城公司化，成為獨立的公司法人，由官方與非官方的成員組成董事會監管，利用介於民間與政府間的身分，對學校以外的廣大社群發聲，比教育局更有彈性廣納社會資源，與民間團體

進行合縱連橫（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然而，台灣也有許多默默付出的民間團體投入大筆資金與資源在推動閱讀，例如，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信誼基金會、毛毛蟲基金會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等，卻缺少像「香港教育城」的整合管道來結合眾人的力量與資源作有效的分配。

五、設立專任圖書教師

香港重視圖書館教育，由 2001 年起，香港教育局要求學校必須從現有教師找出專職的圖書館主任，不用兼任其他課程，由教育局補助學校聘任專職老師，負責圖書館業務，指導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方法、閱讀技巧以及使用圖書館的方法。圖書館老師平日也會根據各年級學生的需求，推行不同類型的閱讀計劃，一改過去由教師兼任圖書館主任的作法（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為了提升圖書館老師的教學能力，教育局舉辦培訓課程，以及和香港大學合作提供圖書館主任文評課程，讓圖書館老師得以不斷進修學習，推動並支援「透過閱讀學習」的教改核心（同上）。

六、進行教師專業培訓

自 2004 年起，香港規定接受職前培訓之教師，需獲得大學學位資格，且由政府教育局、大學及其他專業團體舉辦多場講座和工作坊，內容主要介紹閱讀理論、閱讀過程和策略，以及評估閱讀能力之方法，將近 1600 名小學校長、老師、學校圖書館管理員參與，藉此提升教師專業知識，理解什麼是閱讀，並學習運用多元教材、有效教學法及閱讀活動（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七、推動校本閱讀課程

2002 年香港教育局重要的課程改革是取消「指定篇章」，只提供寬廣的課程架構，鼓勵學生與教師直接採用優質的文學作品為教學文本，是促使學校能推動校本課程的契機（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對於政策上的鬆綁給予現場教育執行者更多發揮的空間與時間，激盪出多元的教學內涵，也符合各學校的不同性質。

因此，香港每個學校現在皆有校本閱讀課程，課程內容由學校與老師自主決定，例如，

宣基小學一堂課 35 分鐘、一週有 10.5 節中文課；播道書院一堂課是 50 分鐘，每個年級有一班進行協同教學，有兩位老師同時上課，採取「老幹新枝」的教師培訓制度，班級內若有特殊生，還有專職社工人員進駐，維持課堂穩定進行（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6 日）。此外，越來越多學校將每日第一節設為閱讀課，約 70~80 分鐘的時間老師與學生共同默讀書籍（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但教育局非全然不管課程發展，每一年做一次全面的課程改革調查，依結果判斷項目有效與否，針對弱項需改進的部分，列為下一年度的教師專業課程發展重點；對學校而言，2004 年起教育局針對全港小學三年級、小學六年級與中學三年級學童進行「系統性評估」，以能力導向非課本內容測驗中、英、數三科，瞭解總體學生的基本能力，作為各學校改進教學之參考（同上）。

相對香港小學老師對課程的自主、充足的教學資源與行政支持，台灣教師需管秩序、全包式教學、還要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融入教學，忙得不可開交；這些非關教學核心的「業務」，不免消磨教師追求專業的能量（廖雲章，2008 年 6 月 6 日）。

八、推行大量識字

香港課程目標重視識字，並在學校教學中推行大量識字。香港一、二年級的課程目標是「大量識字，掌握字詞基本意義，培養閱讀的習慣」；三、四年級是「刻意訓練認知閱讀策略，學習如何閱讀（learn to read）」；五、六年級則利用以往掌握閱讀的策略去學習新知識（read to learn）（廖雲章，2008 年 6 月 3 日）。學生閱讀故事書中由不求甚解開始，從中發掘樂趣，願意自發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進而擴大對世界的理解與認識（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相對於台灣小學一年級先學 10 週注音符號，再開始連結中文習字，香港小學生不教拼音，直接識字；採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發的「高效識字法」教學，以學生已知的知識為學習基礎，教師透過有意義的文章，有系統幫助學生識字，使小學一年級可認識 1 千 5 百字、二年級 2 千 5 百字（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4 日）。目前此策略已在 2 百多所小學推行，由於成效良好，新加坡政府更邀請謝錫金擔任教育諮詢顧問（廖雲章，2008 年 6 月 3 日）。

九、跳脫固定閱讀教材

在香港，學校所運用的中國語文科教材，出版社出版的篇章多節錄自名家短篇，篇幅短、內容貧乏、而且作者的寫作對象並非針對學生，有些寫作手法太過艱深，會侷限學生的創意與想像力，讓學生興趣缺缺。此外，編寫課本的出版社編輯人員也不一定熟悉教學法與兒童的學習理論，內容偶有不恰當之處，這些缺點都會影響學生的閱讀興趣（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根據謝錫金教授之研究，全球多數國家都以兒童故事書、經典原著作爲教材，只有台灣和香港是以單篇或短文作爲閱讀教材，在參考外國的研究後，謝錫金推廣的中文教學開始建議學校採用長篇文章做爲教學素材，讓學生從長篇文章中學習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和表達手法，帶出不同的學習主題，而且，學生一旦習慣閱讀長篇文章，將可提升理解能力與閱讀速度，更能培養整合大量資料的能力（同上）。

此外，香港中文新課程改革的幾項重點大大顛覆過去中文教科書的既定模式：採用識字課本搭配兒童故事書和中文原著作爲教材，小一的學生平均一學期可學習4到6本故事書，因爲故事書篇幅較長，情節曲折富有戲劇性，很能吸引兒童的興趣，也使得閱讀量大幅增加（同上）。可見，香港閱讀教育改革的重心之一爲「課外閱讀課內化」，使閱讀推廣不是「活動」，而是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革新（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十、減少閱讀作業

要讓學生愛閱讀，必須有方法。謝錫金指出，有些教師爲了讓學生閱讀，會指定閱讀書目，要求學生撰寫閱讀心得，然而，如此一來，學生沒有自主選擇圖書的機會，喜歡讀書的學生自然不須要求，但是更多學生只是爲了應付老師，反而更討厭閱讀課外書（引自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香港課程改革計畫則反向操作，讓學生和老師一起共讀自選的課外書，每天找一個時段，約15分鐘，不要求學生做讀書報告，而採用閱讀檔案，透過演戲、作廣播劇、即興劇等等多元且具趣味性的評量，並鼓勵老師與學生分享自己的閱讀經驗和心得，甚至請學生推薦好書，讓學生主動閱讀，重視學生本身的閱讀經驗，塑造出愉快的閱讀氣氛，改變他們對閱讀的被動態度（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肆、結論

PIRLS 2006 顯示香港學生閱讀表現遠優於台灣學生的表現，而有關學校教育政策、教學方法、教師專業以及資源運用上，兩地也有所差異，許多面向上，香港比台灣都有更好的表現。根據上述針的討論可知，香港教育政策的推廣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謝錫金教授認為，從 2001 年到 2006 年兩次評比的大幅進步，顯見香港推行教育改革計劃的成效，證明良好的閱讀能力和語文能力，能幫助學生進一步掌握其他學習領域的知識，發展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鞏固已有知識，有效提升思考能力（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國內相關研究指出（蔡玲、曹麗珍，1996；陳淑絹，1996；賴苑玲，2001），許多教師在閱讀指導上的專業知能不足，教師不知道「如何教」如何指導學生閱讀，欠缺評選優良書籍標準的專業能力，因此閱讀課程多流於讓學生自由閱讀，錯失學生學習閱讀策略，提高閱讀效益的先機。在推動閱讀教學上，國內教師所面臨的困境包括閱讀教學專業知能的發展、教材選擇、教學時數的限制、行政活動的干擾等面向（許淑芬，2007；湯蕙禎，2006）。台灣推行閱讀教育已行之有年，然而 PIRLS 2006 的國際檢測結果卻指出，我國國小四年級學童之閱讀表現在國際評比中僅為中等。過去數年來，香港閱讀教育政策從各個層級、不同層面著手，上至教育各部門，下至基層教師專業訓練與人員的編制，均有大刀闊斧的措施。借鏡於香港閱讀教育政策及其成效，台灣教育當局以及學校各級教育人員應更重視閱讀教育的改革，以提升教師的閱讀教學專業能力，並能落實於實際教學中。

參考文獻

- 林吟霞、葉韋伶（2009）。PIRLS 2006「國際閱讀素養成就調查」東亞地區學生閱讀素養表現—臺灣、香港與新加坡三地比較分析。研習資訊，26（6），出版中。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閱讀，動起來 2。台北：天下。
- 李雪莉（2007）。卡住的閱讀：台灣十年為何不如香港四年？。天下雜誌，386，206-209。（線
上文章 http://reading.cw.com.tw/pages/public/fourm/20071205_2.htm）
- 柯華葳（2007）。臺灣四年級學生參加國際閱讀素養調查結果。（資料來源：
http://www.nsc.gov.tw/_newfiles/head.asp?add_year=2007&tid=56）
- 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好、游雅婷（2008）。PIRLS 2006 報告：臺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
(取自 <http://lrc.ncu.edu.tw/pirls/PIRLS%202006%20Report.html>)

許淑芬(2007)。臺北市國小教師實施閱讀教學現況之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淑絹（1996）。由國民小學「閱讀指導現況調查」談閱讀策略教學的可行性。國教輔導，36（2），24-29。

湯蕙禎（2006）。國小教師課外閱讀課程設計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廖雲章（2008年6月3日）。香江看教育系列一：高效學習 港生識字「猴塞雷」。台灣立報。（線上文章 http://lihpao.shu.edu.tw/news/in_p1.php?art_id=21240）

廖雲章（2008年6月4日）。香江看教育系列三：大量識字成效好 台師佩服。台灣立報。（線上文章 <http://reading.cw.com.tw/doc/page.jspx?id=40288ae41a490c39011a6d5c15ac000a>）

廖雲章（2008年6月5日）。香江看教育系列完：香港閱讀能力全球第2 從大量認字開始。台灣立報，第1版。（線上文章

<http://reading.cw.com.tw/doc/page.jspx?id=40288ae41a490c39011a6d64c445000b&number=1>）

廖雲章（2008年6月6日）。香江看教育系列完：偏鄉老師香港考察：希望閱讀自強不息。台灣立報，第3版。（線上文章

<http://reading.cw.com.tw/doc/page.jspx?id=40288ae41a490c39011a6d6ad752000c&number=1>）

蔡玲、曹麗珍（1996）。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利用現況調查。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7-139。台北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賴苑玲（2001）。談閱讀活動在國民小學的推廣。載於宋建成（主編），終身學習從兒童閱讀開始：九十年度全國兒童閱讀週專輯。台北：國家圖書館。

Ina V.S. Mullis, Michael O. Martin, Ann M. Kennedy, and Pierre Foy (2007). *PIRLS 2006 International Report*. Retrieved August 10, 2009, from http://pirls.bc.edu/pirls2006/intl_rpt.html)